

情欲体验·被监禁的女性·缺失与剥夺·渺小与卑微·痛苦与暴力·死亡体验
六十五首艾米莉·狄金森自我否定诗歌原文及译文阅读·导读与赏析



艾米莉·狄金森诗歌的 自我否定研究

金文宁 著

上海大学出版社

· 014059968

1712.072
24

上海理工大学人文社科基金 13XSZ04
上海理工大学核心课程建设项目 58-11-305-002
上海理工大学博士启动基金 1D-10-305-002

艾米莉·狄金森诗歌的 自我否定研究

金文宁 著



艾米莉·狄金森诗歌的自我否定研究

金文宁 著

上海理工大学出版

上海大学出版社

· 上海 ·



北航

C1746729

1712.072
24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艾米莉·狄金森诗歌的自我否定研究/金文宁著.

—上海:上海大学出版社,2014.8

ISBN 978-7-5671-1398-5

I. ①艾… II. ①金… III. ①狄金森, E. E. (1830~1886)—诗歌研究 IV. ① I712.07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4)第 171150 号

责任编辑 傅玉芳

封面设计 柯国富

技术编辑 章 斐

艾米莉·狄金森诗歌的自我否定研究

金文宁 著

上海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市上大路 99 号 邮政编码 200444)

(<http://www.shangdapress.com> 发行热线 021-66135112)

出版人:郭纯生

*

南京展望文化发展有限公司排版

上海市市印四厂印刷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 890×1240 1/32 印张 6.75 字数 169 344

2014 年 9 月第 1 版 2014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671-1398-5/I·246 定价:26.00 元

前言

FOREWORD

我是个小人儿！你又是谁？

你也是个——小人儿——啊？

那我们就是一对儿了！

别说！他们就会到处张扬——你懂的！

做一个大人物——是多么郁闷！

多么有风头——像一只青蛙——

整整一个六月——对着仰慕的泥淖——

嚷嚷着自己的名字！ （诗 288）

[原文]

I'm nobody! Who are you?

Are you — Nobody — Too?

Then there's a pair of us!

Don't tell! They'd advertise — you know!

How dreary — to be — Somebody!

How public — Like a frog —

To tell one's name — the livelong June —
To an admiring bog! (P288)

这是艾米莉·狄金森诗歌中大家比较熟悉的一首。当然,在读者心目中,狄金森不是 nobody,而是 somebody,是大诗人。狄金森诗歌中文译者江枫对其评价极高,认为她与惠特曼一起开拓了美国诗歌的新时代:“诗,在美国,从什么时候获得‘现代’的面貌,从什么时候有了美国气派?这两位诗人,是并立的分水岭”(狄金森,江枫译,2012: III)。这同时也是一个无奈的评价,因为长期以来男性作家在经典中的统治地位,我们不得不以男性经典作家为标尺来说明女诗人的成就。而狄金森在其生活与创作中的特点之一,则是特立独行,不屈从流行、经典与权威。狄金森在诗歌中称自己为 nobody,显示了她在诗歌创作与日常生活中的一种立场:“心灵选定了自己的真爱——/于是——锁紧门户——/就算是神圣的大多数——/再不允许进入——”(诗 303)

狄金森生活的时代,以追逐财富为核心的美国梦正处于上升时期,严格的清教思想在社会上仍然占据统治地位,它们在世俗与精神领域统一了绝大多数人的价值观。在精神生活领域信仰上帝、在世俗生活中追逐物质上的成功是主流社会的基本准则,然而在狄金森看来,这种统一的价值观有可能破坏个人的独立人格。对于宗教信仰,从她的诗歌中可以看出她终生都在探寻上帝的奥秘,但她也终生没有加入教会,或许就是为了保持自己人格上的独立性。在一个绝大多数人都相信美国梦这一理想、追求物质上的成功从而成为 somebody 的时代,狄金森选择 nobody 作为自己的角色语言,这是一种“北方有佳人,绝世而独立”的人生态度,在精神独立的基础上追求自己人格的完满。

狄金森由此从外在转入内在,她放弃或者因为不能取得外在的成功转而追求内在的圆满。通过诗歌创作,狄金森深入自己的

精神世界,对精神世界中世俗与非世俗的大部分成分予以深刻的批判与否定,这些否定形式升华成她的诗歌,完成了她作为西方自萨福以来最伟大女诗人的自我实现。狄金森的道路,显示了作为nobody的社会普通分子在精神领域自我完善的可能,而自我修为上的成就,显然比物质上的成功更永恒,更能够实现人的价值。包括中国的孔子、老子,东方的释迦牟尼,被西方世界奉为神的耶稣,他们最杰出之处,其实也是在这方面做出了表率。狄金森以诗歌的方式开辟了新的道路,即使在今天,阅读狄金森的诗歌,对我们认识自我、完善自我仍然具有现实意义。

像世界上大部分狄金森的读者一样,本书作者痴迷于狄金森的精神世界,赞赏其内在的完美。本书梳理了狄金森诗歌中有关死亡、痛苦、暴力,有关情欲和女性的自我压抑等方面的内容,认为这些有着自我否定意味的诗歌是狄金森作品最重要的组成部分,而狄金森正是以自我否定的方式实现了自我的价值,因此这些诗歌具有独特的意义。对这些诗歌的梳理与评析,打开了通向狄金森精神世界的一扇大门。

本书详细评析了65首狄金森诗歌。为了给读者更多阅读、欣赏、思考的空间,在评析这些诗歌时一律引用诗歌全文,且译成中文。因此本书亦可作为狄金森自我否定诗歌一个英汉对照的基础读本。本书引用的狄金森诗歌、书信均选自托马斯·H. 约翰逊(Thomas H. Johnson)编辑的《艾米莉·狄金森诗歌全集》(*The Complete Poems of Emily Dickinson*, 1970)和《艾米莉·狄金森书信选集》(*Emily Dickinson Selected Letters*, 1971),这是狄金森作品最流行、最权威的版本之一。诗歌全集为每首诗编了号码,书信集也为每封信编了号,本书引用诗歌都标出其号码,英语原文用“P”加数字表示,译文用“诗”加数字表示,引用书信则用“L”加书信编码数字表示,以方便读者查阅。

目录



CONTENTS

1 导语：她的世界	1
2 情欲体验	17
3 被监禁的女性	49
4 缺失与剥夺	76
5 渺小与卑微	104
6 痛苦与暴力	120
7 死亡体验	148
8 结语	173
参考文献	191
诗歌索引	198
致谢	206

1 导语：她的世界

1.1 缘起：诗歌与生活

“对艾米莉·狄金森生活起支配性影响的是她自己的诗歌”，2003年，哈罗德·布鲁姆(Harold Bloom)在其主编的作家传记系列之一《艾米莉·狄金森》前言中如是说。布鲁姆不仅进一步推动了狄金森诗歌的学术研究，还推动了狄金森诗歌在普通读者中的广泛阅读。他先后于1985年、1999年、2003年、2008年主编过四本专论狄金森的论文集，他主编的论文集《美国女诗人——1620—1950》中狄金森占三分之一的篇幅。他的《西方正典》论及26位西方经典作家，狄金森是仅有的两位美国作家之一，她独占其中一章。布鲁姆在该书中给狄金森以极高的评价，认为她是“但丁以来西方诗人中显示了最多认知原创性的作家”(布鲁姆，2011：236)。由于布鲁姆在文学阅读和狄金森研究方面的权威性，他的这句话对我们阅读、理解和研究狄金森具有指导意义：诗歌创作与生活方式不可分割。狄金森的性格、个人生活与她的诗歌创作是互相成就的。

1862年4月15日，艾米莉·狄金森主动开始了与一位她称呼为“导师”的职业文人兼编辑——T. W. 希金森(T. W. Higginson)的通信，希望得到他关于诗歌写作的引导和指点。同年8月，在一封信中她这样写道：“我的生命缺少君主，我无法统治自己，而当我

试图组织——我那小小的力量就会爆炸——把我烧得焦糊，一丝不挂——”(L271)

托马斯·H.约翰逊在他编辑的《艾米莉·狄金森书信选集》前言中对这段文字的批语是：“艾米莉·狄金森是在用一种让人钦佩的率真向希金森表达她寻找导师的愿望。”(Johnson, 1971: xi)从另一个角度看，这里“让人钦佩的率真”更重要的是描述了狄金森那令人震惊或骇人听闻的强烈情感：她那“小小”的力量具有如此强大的爆发力，会像火山一样喷发出来，把她烧成“炭”。根据富兰克林(R. W. Franklin)的研究，狄金森很可能随信附了一首诗，希金森之后将其转给狄金森诗集的第一位编者梅波·陶德，该诗被收录在1891年出版的狄金森诗集里，题名“白热”(Franklin, 1998: 424-425)，下面便是这首诗：

你敢看一颗**白热**的灵魂吗？
 然后蜷缩在门里——
 赤红——是火常见的色彩——
 但是当鲜艳的矿石
 盖过火焰的势头
 从炉内颤动闪耀着
 没有颜色，只是一道光
 未经烧炼却炫目耀眼
 很少见村庄有这样的铁匠
 他铁砧上平稳清亮的响声
 更强锻铁炉的象征
 在里面——无声地努力着——
 用锤子，和炫目
 冶炼这迫不及待的矿石
 直到指定的光

拒绝接受这锻铁炉—— (诗 365)

[原诗]

Dare you see a Soul *at the White Heat*?

Then crouch within the door —

Red — is the Fire's common tint —

But when the vivid Ore

Has vanquished Flame's conditions,

It quivers from the Forge

Without a color, but the light

Of unanointed Blaze.

Least Village has its Blacksmith

Whose Anvil's Even ring

Stands symbol for the finer Forge

That soundless tugs — within —

Refining these impatient Ores

With Hammer, and with Blaze

Until the Designated Light

Repudiate the Forge — (P365)

这块炽热的“矿石”在寻找更好的铁匠、更强的锻铁炉，因为它迫切希望被冶炼成一块完美的珍品。狄金森本意希望希金森就是这位铁匠，帮助她找到合适的诗歌形式来表达她热烈的思想。但希金森不能胜任这个角色，似乎也没有人能够胜任，狄金森一生根本就没能从外界寻求到这位铁匠，最终完成这一使命的不是别人，而是狄金森自己。希金森以及他那样的文人编辑所坚持的诗歌观念及其传统创作手法无法满足狄金森强烈的激情表达欲望，她必须找到非同寻常的诗歌形式来表达自我。

对狄金森本人来说,不但寻找导师的愿望碰壁,其诗歌的影响也是在死后多年才逐渐形成的。根据富兰克林(R. W. Franklin)1998年编辑出版的艾米莉·狄金森诗集,狄金森一生创作有1789首诗,生前仅有10首出版,且全都是未经她本人同意、匿名出版的。1890年,即她去世后四年,她的第一部诗集才得以问世,之后的几年里又有两部诗集陆续出版,这三部诗集共收录450首诗(刘守兰,2006:338),都卖得很好。但是,这三部诗集中很多首诗被编辑和更改过,诗律和节奏被改得更匀称,拼写更符合现代规范,诗歌都加了标题,破折号被删除,很多大写改成小写,一些词甚至还被替换掉,诗行转折处以及诗节的划分也有改动,诗歌按主题分成自然、爱情、时间、永恒和生命等类别(这个类别也是中国出版界引进狄金森之初为读者、译者所广泛认可的狄金森诗歌分类)。从这时起到20世纪40年代,新的诗集不断面世,编辑们也仍旧不停地窜改她诗歌的形式。直到1955年约翰逊(Thomas H. Johnson)编辑的三卷本狄金森诗全集出版后,读者才第一次看到狄金森诗歌的原貌。

约翰逊按照时间顺序安排她的1775首诗,以序号作为每首诗的标题。很长一段时间,这个版本被当作狄金森诗歌的标准版本,极大地推动了狄金森诗歌的阅读和研究。富兰克林1981年编辑出版的两卷本狄金森诗集《艾米莉·狄金森手稿本》又旋即引起学者对真实手稿的研究兴趣,他1998年编辑出版的三卷本狄金森诗全集,其中关于一些诗的写作年代和形式与约翰逊版本有差异。这些诗集的出版逐渐显示了狄金森诗歌的全貌。狄金森诗歌的主题涉猎广泛,随着狄金森诗歌出版与阅读的不断深入,读者、出版界、研究界对其诗歌的理解也得到深化。早期编辑大多关注她诗歌的自然、爱情、生命、时间和永恒等主题,现代评论家和读者却更多倾心于她对心理世界的探索,比如害怕、痛苦、恐惧、绝望和对死亡的着迷。她诗歌的语言和艺术也得到众多关注。

总体而言,狄金森诗歌的影响力始于19世纪末,随着时间的

推移有增无减,许多当代美国诗人深受其影响,或者是诗歌形式、风格上,抑或是语言或其大胆创新的精神,其中有艾米·洛厄尔、威廉·卡洛斯·威廉斯、罗伯特·弗洛斯特、哈特·克莱恩、玛丽安娜·摩尔、阿德里安娜·里奇、乔伊斯·卡洛尔·欧茨(Martin, 1984: 140; Martin, 2008: 129 - 130; Kirk, 2004: 134 - 135; Erkkila, 1984; Oates, 1996: 14 - 15)。欧茨(J. C. Oates)甚至声称“没有哪一位诗人,尤其是美国诗人,不受艾米莉·狄金森影响的”(1996: 14)。马丁(Wendy Martin)也指出,狄金森的影响延伸到音乐、戏剧、舞蹈、电影、艺术和大众文化等领域(2008: 130 - 131)。她的影响也遍及世界各地。

艾米莉·狄金森国际学会于1988年成立,之后定期在世界各地举办国际会议,旗下的《艾米莉·狄金森期刊》于1991年创办,现已成为国际狄金森研究的一个核心园地。进入21世纪后,狄金森“开始被当作可以与莎士比亚媲美的作家进行研究”(Kirk, 2004: 133),人们对于狄金森的兴趣“史无前例地高涨”(Kirk, 2004: 4)。有几千部关于狄金森及其作品的论著和文章出版,她的诗歌正被翻译成各种语言传播到世界各地,随着越来越多的学者和普通读者对诗人发生兴趣,狄金森“不再被误解为是一个在闲暇时写写诗歌的胆小怕羞、与世隔绝的老处女;相反,现代读者认为艾米莉·狄金森是一位有开拓精神的勇士,她的大胆创新和现代性的诗歌风格赢得世界各地读者的青睐”(Martin, 2008: 131)。一些狄金森那个时代的读者无法接受的东西,在今天却受到了空前的欢迎。

笔者认为,狄金森诗歌的遭遇,或者说它的“超前性”,最重要的一方面,在于狄金森对痛苦、死亡与其他类似主题的执著,在于其诗歌中所表现出的强烈自我否定。狄金森诗歌这一极其重要的主题,在她死后,不但逐渐为读者所接受,也逐渐为评论界所关注。

1.2 狄金森研究概述

从狄金森诗歌首次发表以来的一百多年时间里,国外,尤其是美国,对于狄金森诗歌的兴趣和批评在不同时期有着不同的关注点和视角。早期评论家较多关注狄金森诗歌的修辞和文体,他们的反应也褒贬不一,许多评论家,尤其是英国人,不欣赏她的文体,而其他一些人则表示非常喜欢她的诗歌。对于狄金森诗歌的传记和历史性研究在早期和晚近时期的研究中都比较普遍。20世纪30年代至60年代新批评对于文本本身的强调促使更好的狄金森诗歌版本发表,新批评“建立的形式上的评价标准使狄金森后来得以进入美国浪漫主义重要作家之列”(Smith, R. M., 1998: 206)。查尔斯·R. 安德森(Charles R. Anderson)1960年出版的《艾米莉·狄金森诗歌——惊奇的阶梯》是第一本对狄金森诗歌进行仔细阅读和深刻分析的学术专著(刘守兰, 2006: 350-351)。接下来的60和70年代开始兴起对狄金森作品的心理分析和女性主义批评,这两种视角在更深入地理解狄金森的文化背景、个人生活经历和她作品之间的关系方面做出重要贡献。而之后的解构主义分析又为狄金森诗歌提供了更多的阐释空间和可能性。^①

不少评论家研究狄金森诗歌中的文化和文学继承因素以及她对后来文学所产生的影响。他们认为,狄金森同时受到清教思想和超验主义的影响,并试图解决两种哲学之间的冲突;此外,一方面有人认为她的诗歌具有高度的浪漫主义色彩,另一方面又有评论家认为其具有典型的现代主义风格。乔安娜·菲特·迪尔(Joanne Feit Diehl)在她的论著《狄金森与浪漫的想象》中,就详细探

① 除有具体注释之外,该段文献来源于如下四位学者的著作: Martin, 2008: 121-128; Eberwein, 1998; Boswell, 1989; 刘守兰, 2006: 347-359。

讨了狄金森与英美浪漫主义作家如华兹华斯、济慈、雪莱和爱默生等之间的亲缘关系，她强烈的个人主义、她对情感和想象而非理性的强调，都被放置到浪漫主义传统的语境中考察。而她诗歌中很多的暧昧、不确定性和反讽性的保留被新批评家如兰瑟姆、泰特、布莱克默尔等解释为她保持质疑和距离的态度，又被其他一些评论家视为现代主义的风格特征，从而使狄金森成为一名“艾略特式的人物，或至少是一位初始现代主义者”(Smith, R. M., 1998: 206-207)。

最近 20 年来，国外狄金森研究逐渐将注意力从狄金森的神秘、离群索居、所遭受的挫折和否定转向对关于诗人生活和写作比较确定的一些事实方面的强调，比如狄金森一生所保持的大量社会关系、美国内战对狄金森产生的影响、她实际生活于其中的文化和宗教语境、她作品的文本状态以及狄金森留给当代读者的遗产等等(Smith & Loeffelholz, 2008: 1-7)。

国内关于狄金森的研究直到 20 世纪 80 年代才开始起步，研究论文主要关注：她诗歌的爱情、死亡和宗教主题；她离群索居的原因；她对出版的态度；她独特的文体风格以及比喻的使用等。进入 21 世纪后，开始出现有关狄金森的论著。2000 年，王誉公的《艾米莉·狄金森》讨论狄金森诗歌的分类以及她诗歌的韵律韵脚。2006 年，刘守兰的《艾米莉·狄金森研究》对于狄金森其人其诗以及国内外狄金森研究作了比较全面的介绍。2007 年周建新关于艾米莉·狄金森的博士论文对于狄金森诗歌的文体作了全面细致的分析和研究。2012 年有两本专著出版，王金娥关注狄金森的孤独意识，出版有《孤寂的风景——论艾米莉·狄金森诗歌中的孤独意识》一书，刘晓晖的《狄金森与后浪漫主义诗学研究》探讨狄金森诗歌中的含混性及其与时代文学观念之间的深层联系。

关于狄金森诗歌自我否定方面，国外研究的视角主要有哲学、心理学、女性主义、原型批评和美学等。

查尔斯·安德森(Charles R. Anderson)可能是第一位对狄

金森诗歌中的“绝望”主题作细致阅读的评论家,其专著《艾米莉·狄金森诗歌——惊奇的阶梯》(1960)对狄金森的“绝望”主题进行了深入的文本分析,指出狄金森的绝望总是与对狂喜的渴望紧密相连,绝望与狂喜之间的交相关联和可互相转换性构成其诗歌坚实的现实性和奇妙的生命监禁感。

四年后,克拉克·格里菲斯(Clark Griffith)在其著作《长长的影子——艾米莉·狄金森的悲剧性诗歌》中系统分析了狄金森诗歌的悲剧感。传统上批评家们喜欢将狄金森与爱默生的乐观主义相联系,而格里菲斯却认为狄金森是个悲剧诗人,她的存在主义世界观充满着“焦虑、担忧和恐惧”(1964: 6)。在狄金森看来,个人的生存被混乱和虚无所笼罩,而格里菲斯认为这种关于外部世界的观点根源于诗人内心世界的痛苦——她对男人特权的嫉妒以及她对于自己被看作女性的焦虑,因为她意识到身为女性,生活在男权统治的社会里被剥夺了男人所拥有的权力和自由。这种痛苦被狄金森投射到外部世界,比如人际关系的困难所引起的沮丧和折磨、对大自然明显的反感和对上帝的冷漠。她个人的痛苦被投射到宇宙观上,于是从其中所创造出来的宇宙充满痛苦。狄金森超越个人的痛苦和挫折,把它们记录到诗歌中,将之转换成具有普遍意义的主题,在这种审美性的“跳跃”中,狄金森获取了生活所拒绝给予她的胜利,从而成为“悲剧性人类的诗人”(Griffith, 1964: 301)。

格里菲斯及其他以往评论家强调诗人威严苛刻的父亲对诗人的压迫,而约翰·科迪(John Cody)却将狄金森对痛苦的迷恋归咎于其早年生活中母爱的缺乏。科迪注意到狄金森乐意受苦、偏爱挫折、迷恋死亡,他在著作《剧痛之后——艾米莉·狄金森的内心生活》中应用心理分析理论分析狄金森这种自我施加痛苦和自我剥夺的症状根源于诗人婴儿期缺乏母爱因而导致“对内心愧疚感赎罪的无意识心态”(1971: 267),科迪认为母爱的缺乏引起对被抛弃和死亡威胁的恐惧,进而引起对母亲强烈的敌意和施虐性的

愤怒,指出狄金森在多个场合表现出对母亲的轻蔑和拒绝,他所给出的一个典型例子是狄金森与希金森会面时所坦白的話:“我从没有过母亲”(L342b)。然而这种对母亲的谴责有违 19 世纪新英格兰社会所要求的对父母的孝敬和忠诚,因而使得狄金森对母亲产生愧疚心理,无意识中狄金森将惩罚施加到自身以补偿她的愧疚。

从 70 年代末期起女性主义开始关注狄金森诗歌中剥夺感的意义。1978 年,芭芭拉·威廉斯(Barbara J. Williams)发表的文章《一间她自己的房间——身为女艺术家的艾米莉·狄金森》中专门讨论狄金森诗歌和书信中的监禁意象,揭示狄金森身为女人得不到爱情和婚姻,诗歌也不能出版因而感到的深深的无能为力、失落和被剥夺感(转引自 Boswell, 1989: 351-352)。薇薇安·波拉克(Vivian R. Pollack)却认为狄金森诗歌中许多干渴和饥饿的意象是比喻性的剥夺,其根源是吝啬的上帝、不可接近的自然和由于害怕“妇女篡夺男性特权”而将妇女束缚在“妇女领域”的维多利亚社会(1984: 35),结果狄金森就使用干渴和饥饿来防御外部所施加的剥夺,她从社会退隐,设法靠上帝、自然和社会所允许的一点“面包屑”过活。狄金森诗歌中这种从剥夺到自我剥夺再到尝试自给自足的循环表达了对上帝、自然和人类社会的怨恨和不满。

关于狄金森女性人物倾向于被动和顺从男性的现象,女性主义评论家各自给出自己的答案。桑德拉·吉尔伯特(Sandra Gilbert)和苏珊·古巴(Susan Gubar)在《阁楼上的疯女人》一书中所作的论述是:狄金森诗歌中自我克制的妻子、乖顺的小孩子以及其他谦卑的生物是一种美学策略,用来减轻女诗人的内疚感,因为她在一个鼓励和要求女性自我谦逊退避的社会里选取了最具张扬性的写作模式——抒情诗。那种表面自我克制的意象是一种伪装,其下掩藏着要张扬自我的贪婪而愤怒的声音。为了维持这种具有双面性的自我克制,狄金森承担起一个自相矛盾的角色,一个精神上分裂的自我,最终在真实生活中扮演疯女人,从 19 世纪 60

年代初期或中期直到 1886 年去世都身穿白衣,关在她自己那间小房间里。海伦·迈克尼尔(Helen McNeil)进一步强调狄金森女性人物的这种受虐倾向是社会鼓励和训练的结果:“如果没人爱我,那是因为我不可爱。无论别人对我做什么,那都是我活该的。”(1986: 44)迈克尼尔认为狄金森在诗歌里描写这种受虐倾向很勇敢,因为受虐被社会认为是典型女性化特征,表现这种典型女性特征的作家容易被贴上“女人气”的标签从而被社会边缘化为“他者”。

阿德里安·里奇(Adrienne Rich)和乔安娜·多布森(Joanne Dobson)的观点与迈克尼尔正相反,她们相信狄金森的女性人物对强大男人的顺从不是受虐倾向表现,而是为表达自我所戴的面具。里奇认为狄金森作为女性受到父权制社会的束缚,需要一个被动而脆弱的“小女孩”面具以求得社会的接纳,同时她内心另一个自我——真正本质的自我——被投射到她诗歌中强大而充满阳刚之气的男性身上。这样做狄金森是冒着很大风险的,因为自我分裂成公众接受的面具和社会所不容的那个真实的具有强大创造力的自我对自己造成巨大的压力,其结果通常是很不幸的:“疯人院,自抑性的沉默,反复发作的抑郁症,自杀,深深的孤独感”(Rich, 2003: 104)。多布森也发现狄金森诗歌中小女孩和妻子的传统女性形象底下蕴藏着互相冲突的声音。她诗中的小女孩和妻子是与 19 世纪美国文化理想女性意识形态相一致的诗歌人物面具,是用来表达她独特自我的途径,仔细阅读就会发现狄金森诗中的女孩有时相当“淘气”,甚至在她顺从的面具底下隐藏着挑衅的态度,这个女孩(坏女孩?)的突出特点是“她既不可救赎也未得到任何救赎”(Dobson, 1989: 68),她保持着迷失和凄惨的状态,要么被天堂拒绝,要么被抛弃在外受冻。婚姻在狄金森诗中的妻子听起来很值得荣耀,然而却让她们不被看见并保持沉默。因此,在接受社会赋予妻子地位以皇冠的同时,狄金森选择嫁给诗歌,摒弃沉默的命运。小女孩和妻子的传统模式成为狄金森在束缚女性的社